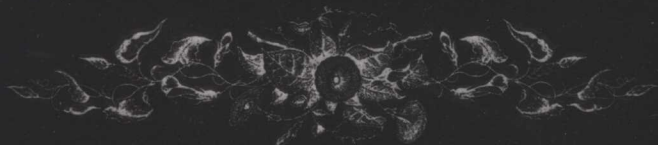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张庆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张庆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德)胡塞尔(Husserl, E.)著;张庆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ISBN 7-5327-3805-1

I. 欧... II. ①胡... ②张... III. 胡塞尔, E. (1859~1938)—现象学 IV. ①B516.52②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3222号

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82

1982 Zweite, verbesserte Auflage

根据汉堡费利克斯·迈纳尔出版社1982年第二次修订版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 著

张庆熊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375 插页 4 字数 102,000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 7-5327-3805-1/B·218

定价: 13.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的话

德国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年)的《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是一本哲学名著。它之所以成为名著,原因不仅在于它的内容,而且还在于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在于本书对当代盛行的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思潮的批判,在于本书对当今的哲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在这一译者的话中,我试图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让读者对本书的意义有较为清楚的认识。

一、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 根源的深刻洞察

胡塞尔所处的时代,欧洲危机四伏。胡塞尔目睹和亲身经历这一系列危机。首先胡塞尔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这次战争中胡塞尔痛失一个爱子。战后,德国承担大量赔款,德国的经济陷入严重困境,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1924年。不久,美国首先爆发经济危机,危机很快波及德国,使德国刚刚有所恢复的经济重新崩溃。德国的经济危机又引发政治危机,纳粹势力嚣张起来,1933年希特勒上台。此时作为犹太人的胡塞尔,他的处境特别困难,他被禁止在德国参加学术

活动和发表任何作品。

胡塞尔晚年的公开的哲学活动都是在国外进行的。1934年8月30日,胡塞尔给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哲学会议写了一封信,对“我们时代的哲学使命”作了阐述。这封信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信中包含了很多类似本书第一部分中的观点和言词。1935年5月7日,胡塞尔应维也纳文化团体的邀请,作了题为《在欧洲人的危机中的哲学》的学术报告。由于听众的普遍要求,5月10日又重复一次。同年11月,他应布拉格人类知性研究哲学协会的邀请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和捷语大学各作两次题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心理学》的学术报告。《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就是在构成这一系列性报告的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1936年,胡塞尔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发行的一本名为《哲学》(*Philosophia*)的杂志(年刊)的第一期上发表了《危机》的第一、第二部分。他原计划在该杂志上连载,但是1937年他因病未果。此后,他草就了该书的第三部分,由他的研究助手芬克(Eugen Fink)整理出打字稿,又由胡塞尔作了校订和修改。据芬克证实,该书的第三部分(A)已寄往《哲学》杂志的编辑,然而最终又被胡塞尔要了回来,但是胡塞尔对修改稿仍不满意,最后又向杂志编辑索回,准备进一步修改。但胡塞尔未及完成第三部分的修改工作就在1938年4月27日与世长辞了。必须指出,即使第三部分完成了,《危机》仍然不是完整的著作。芬克为《危机》拟定了第四、第五部分的大纲,并获得胡塞尔的同意。但是人们从未看到过胡塞尔的这两部分的草稿。

现在我所译出的只是在胡塞尔生前发表的《危机》的第一、

第二部分。西德汉堡的费利克斯·迈纳尔出版社把这两部分作为《危机》的大学生丛书发表,本书就是根据这个版本译出的。

看到危机的现象并不难,但认识并追溯它的根源则绝非易事。在30年代,在欧洲,谈论危机几乎是一种时尚,很多哲学家也以研究危机为自己的职责。胡塞尔像他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关心危机的问题,但比起他们来,他对危机的根源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危机》一书就以这种深邃的洞察力见称于世。

首先,胡塞尔所看到的,不仅是很多个别的危机,而且还看到一个总的危机,即西方人性的危机。这些个别的危机尽管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发生的,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它们的联结点,或更确切些说,它们的基点,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在这里不是就生理事物的意义上而言,而是指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一种在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创造活动。人总是不断地为自己提出任务和寻求完成任务的方法和途径。人通过这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不仅改造了周围世界,而且还改造人本身。由于人对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不理解或所犯的错误而发生的危机,也将通过人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本身来解决。人的有目的的生活是一个基础,危机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也将在这个基础上被人认识和克服。人的有目的的生活的核心是人的意识生活,或“自我的意向的生活”。人所面对的对象是人所意识到的对象,人在对对象进行认识,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与对象打交道。因此“主体性之谜是一切谜的谜中之谜”。一切个别的危机都应联系到这个主体性之谜来加以讨论。

胡塞尔不仅看到危机的现实表现,而且还看到危机深藏着的历史根源;他不仅对危机作同时性的结构分析,而且还对它们作历时性的“目的论的历史的解释”。在胡塞尔看来,他那时代的危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存在于欧洲思想史上的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性的自主性通过新的哲学观念的确立而形成;另一方面,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欧洲人性的危机埋下祸根。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及其变种如实证主义、二元论、怀疑论,对欧洲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追求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则日益暗淡下去。胡塞尔在《危机》中即试图寻求这种情况何以会发生的根源。

胡塞尔把危机比作一种疾病。一个人如果患了病,他就应该找医生治病。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开出药方。现在欧洲正在患病,很多社会科学想充当这种治病的医生角色。但是它们看不到疾病的根源,因而总是开出错误的药方。胡塞尔问道:“为什么在这一领域内没有发展起一种科学的医学,一种拯救各民族和超民族的共同体的医学呢?欧洲的各民族正在患病,欧洲本身正如人们所说的处于危机中。在此我们并不缺乏类似于自然医疗的东西,各种浅薄的改革建议简直泛滥成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高度发展的人文科学没有像自然科学在它们的领域中一样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呢?”^①

① 胡塞尔:《危机》,载《胡塞尔全集》第6卷,第315页。

胡塞尔回答道：这些人文科学长期以来受到错误的哲学观念的指导，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阻挠欧洲人治疗他们的疾病（危机）。欧洲文明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场真正哲学与虚假哲学之间的斗争，一场坚持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哲学和放弃这一任务的哲学（或毋宁说非哲学）之间的斗争。

综上所述，胡塞尔把欧洲危机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

二、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哲学界存在这样的一种看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科学的反动”。其理由大致如下：

1. 胡塞尔断定，科学陷入危机，科学没有可靠的基础，科学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因此科学需要一种基础牢固的哲学，即超验现象学来加以指导，以便在方法论和基本的结构方面重组和改造科学。

2. 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事实和规律。从客观的事实出发是科学的基本原则。而胡塞尔则主张要以主观的、自明的观念为出发点。

3. 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科学实验，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是不考虑通过实验来检验真理这个问题的。

4. 科学要求研究者小心地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

不探问作为科研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不是理性的。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允许是对物理和精神世界的事实的确证。而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把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把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5. 科学主张,有关存有和存有的秩序问题,有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能由事实的控制来作出结论的问题。因此科学必须拒斥形而上学。而胡塞尔主张,形而上学,即关于最根本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

在我看来,这五点理由中的第一点是对胡塞尔的思想的曲解。胡塞尔从来不主张用现象学来代替各门特殊的科学。胡塞尔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他以有关变数计算的数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对于数学,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他一向十分赞仰。“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他一生中从不改变的哲学主张,也是他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胡塞尔虽然谈到过科学的基础还不牢固,但这是指科学的非常深层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基础。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一种与精确科学相适应的、具有牢固基础的哲学还没有建立起来。对于特殊的科学本身的理论构造和方法,胡塞尔从来不想用哲学来加以干涉。特殊的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如在数学中发现“悖论”,经典物理学发生“僵化”,但是这些困难(有时科学家也把它们称作危机)都可以通过科学家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胡塞尔反问道:“但是这一场反对经典物理学观念的胜利的斗争,以及同样围绕着关于纯数学的确切的和真正的构造形式的还在继续

的争论,难道就意味着以前的物理学和数学还不属于科学吗?”^①胡塞尔主张:“物理学不管被牛顿,或被爱因斯坦,或被弗朗克,或被将来的任何其他人所代表,它过去一直是,今后将依然是精确的科学。尽管人们有理由认为,一个总的理论构造的绝对的最终的形式永远也不能被指望或被求得,但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确科学。”^②

胡塞尔认为,这一看法不仅适用于物理学和数学,而且也适用于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其他特殊科学。胡塞尔在《危机》一书中所探讨的危机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哲学的危机。“所有这些学科的科学的严格性,它们的理论成就的明显性,它们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如何,这一类科学的‘科学性’与哲学的‘非科学性’之间的对立是不可否认的。”^③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不是对科学的反动,不是企图用某一种哲学(现象学)来代替科学。不如说,胡塞尔赞叹科学的严格性和持续不断的进步,希望能建立一种真正具有科学的严格性的哲学。

胡塞尔持一种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科学观。胡塞尔批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④。以上所谈到的论点2至5表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但是这种观点不应跟科学本身等同起来。实证主义主张,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因

① 胡塞尔:《危机》,费利克斯·迈纳尔出版社,第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3页。

④ 同上书,第8页。

此科学不应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有关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它们超出了纯粹客观事实的范围,而涉及主体的问题。实证主义主张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都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按照胡塞尔,科学应以全部存有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客观领域中的东西,也包括主观领域中的东西。有关意义、价值和理性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科学的任务不应局限于研究“纯粹的”客观事实。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只应研究客观事实,是对科学的任务的限制。

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实证主义看不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看不到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授予的,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于由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举例来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按照物理学的理论,玫瑰花本身不是红的,玫瑰花只是折射了一定波长的光,这种光作用于我们的眼睛的特殊的组织,使我们感觉到它是红的。因此“这朵玫瑰花是红的”按照常识的观点来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按照物理学的理论来说就不是一个客观事实。^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有者的意义。胡塞尔说:“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作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开始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与

① 这个例子本身不是胡塞尔的,但我觉得它有助于说明胡塞尔的思想。

其相关的词‘存有者’——‘ὄντως ὂν’(‘真正的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①“当谈论‘客观性’的时候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这是一种素朴的观点;研究自然或研究整个世界的科学家看不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作为客观真理的真理和作为他们的公式之底基的客观世界本身(日常的经验的世界和高层次的知识的概念世界)是在他们本身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自己的生活构造(Lebensgebilde),这也是一种素朴的观点。一旦我们注视到了这种生活,这种素朴的观点自然就不再可能站住脚了。”^②

因此,在胡塞尔看来,与其把科学定义为“事实的研究”,不如把科学定义为“理性的启示”。

胡塞尔认为,科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不等同于现代物理学和以现代物理学为蓝本的科学。自古希腊时代起科学就产生出来,尽管那时的科学还很不发达,但那时的科学观却是全面的。它以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任务。胡塞尔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和十八世纪的科学观也是全面的。但是自十九世纪以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盛行起来。其原因是,在近代,实证科学不断取得成功,而形而上学一再遭到失败。人们于是产生一种看法,唯一真正的科学是实证科学。实证主义失去了对普遍哲学的观念——一个关于一般的存有者的整体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统一体,并且这个理性的统

① 胡塞尔:《危机》,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07页。

一体能够被一种相应的普遍的科学彻底把握的观念——的信仰。实证主义限制了科学的任务。胡塞尔认为,一个以理性的方式认识全部存有的普遍的科学观念并不因为形而上学迄今没有获得成功而表明是错误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可靠的方法,一旦找到了这种方法,形而上学就会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

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实证主义的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拒斥事实科学本身。实证主义一方面肯定事实科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却否定形而上学。但是实证主义者没有想到过,事实科学的可能性是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相联系的,因为事实科学在不可分割的哲学的统一体中有关系意义,理性和事实是不能分割的,归根到底是理性确认什么是事实。

其次,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的观念将导致丧失科学研究的最内在的动力。因为动力来源于确立目标,没有理想的人是死气沉沉的人。欧洲人自古希腊起就以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欧洲哲学的和科学的进步都是在追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在由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人已部分抛弃了这一观念,欧洲科研进步的动力也就部分地消失了。

最后,抛弃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必然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欧洲的人性是以为这一理想目标而斗争为标志的,欧洲人失去了这一目标,只能意味着欧洲人失去了他们的真正的存有。“因此,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

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①

三、胡塞尔对存在主义的批判

胡塞尔在《危机》一书中没有直接提到存在主义这个名称,但是《危机》中包含着对存在主义的间接批判,甚至《危机》可以被看作是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回答。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危机》的主导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在胡塞尔的遗稿中,发现了胡塞尔为在《哲学》杂志上连载《危机》的第三部分(A)而写的前言。在这个前言中胡塞尔谈到,人们习惯于按照舍勒(Max Scheler)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和评论来理解他的现象学。但这易造成一种可怕的先入之见。写作《危机》一书的目的之一是清除这种误解,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超验现象学的真谛。^② 胡塞尔在《危机》中用“反理性主义”、“怀疑论”、“经验的人类学的类型”这些词来暗指存在主义。《危机》对存在主义的批判比起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更为重要。然而,《危机》给人们的初步印象是,胡塞尔冲破了经典现象学讨论纯粹意识问题的局限,第一次讨论人的存在、人的危机,进入到存在主义所关心的课题中去。这似乎意味着胡塞尔的现象学跟

① 胡塞尔:《危机》,第12页。

② 参见胡塞尔:《危机》,载《胡塞尔全集》第6卷,第439页起。

存在主义的接近。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胡塞尔的立场和论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是对存在主义的接近,而是对存在主义的清算。

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而存在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加深这种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存在主义背弃理性主义。胡塞尔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残缺不全的科学观。实证主义认为理性的方法只适用于自然界,实证主义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的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但是实证主义仍然是一种理性主义,不过是一种狭隘的理性主义,即一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的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确实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但是它却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生的意义。存在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是用一种非理性主义来反对一种理性主义。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实证主义,是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探讨人的恐惧、忧虑、死亡等问题,企图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来阐明人生存在的意义,从而为了解存有本身的意义找到一条途径。胡塞尔认为,有关人的情感问题,纵然可以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但不是哲学的根本任务。哲学的根本任务是理性地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理性地、普遍地认识整个世界,是从古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哲学就为自己提出的根本任务。只要哲学存在一天,这个根本任务就应延续一天。实证主义只丢掉了这个任务的一半,而存在主义鉴于它完全拒绝理性的方法而整个地丢掉了这个任务。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哲学不可以比之其他任何东西,哲学就是哲学。^① 他认为传统的欧洲哲学自亚里士多德起就把注意力指向存在中的物,而不是存在本身。研究存在中的物是传统哲学的根本特点。真正的哲学的根本的任务应是揭示“本体论上本原的东西”(“das ontologisch Ursprüngliche”)、“根本的东西”(das Eigentliche),即存在本身。传统的哲学和近代科学不仅不揭示这种本源的、本真的东西,反而起到掩盖存有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根本不思想,科学不了解,何谓性质、历史以及语言。只有反省的沉思才会了解何谓性质等等。《现象学运动》一书的作者斯皮格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评论道:“海德格尔日益加强的反科学的口吻,显然也影响现象学一类的哲学事业,现象学是有志于成为科学的,或者至少希望与科学合作。”^②

胡塞尔早已觉察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反科学性质。他在《危机》中特别强调哲学是理性的、普遍的科学。作为理性的、普遍的科学的哲学,在古希腊表现为伟大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形而上学是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表现为哲学作为可靠的知识(Episteme)与流行的意见(doxa)的斗争。在文艺复兴时期表现为,那时的哲学家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的、普遍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一种在形而上学中到达顶点的

①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载《海德格尔全集》第29—30卷,第1页起。

② 斯皮格尔伯格:《现象学运动》,1982年英文版,第376—377页。

系统的哲学能够被构造出来,而真正建立哲学的千年王国。在十八世纪表现为令人钦佩的启蒙哲学。在十八世纪以后,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的观念虽然一度遭受曲折,但在康德的超验主观主义中,特别是在胡塞尔本人的超验现象学中,人们可以看到重振这种科学的哲学观念的新曙光。胡塞尔认为,普遍地、理性地认识世界,是哲学永远不可丢弃的任务。胡塞尔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哲学如何才能在近代科学的条件下成为可能,即建立一种与近代精确科学相称的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胡塞尔的这种尊重科学的态度与海德格尔的反科学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海德格尔认为,既然传统的形而上学和科学只能起到掩盖存有的作用,那么如要获得真正的自我理解和对存有的领悟,必须经过一番拆构(Destruktion)的过程,即排除障碍,使存有的真理自己显示自己。海德格尔认为,为要领悟存有,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所有通向存有的道路,都是迂回曲折的探索性的小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确定的道路。为了领悟存有,需要顿悟,需要诗一般的想象。科学不思想,诗才是真正的思想。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种拆构和排斥理性思维的态度,胡塞尔十分反感。胡塞尔终生的努力是发现一种完善的方法,建立一个理性的、统一的知识体系。胡塞尔所建立的现象学的方法,包括本质直觉的方法,超验还原的方法,都是为了用理性的思维方法认识世界的本源、结构。胡塞尔在《危机》中阐述了两条对照于“笛卡儿道路”来更新、更好地通向现象学的超验哲学的道路:“经由生活世界的道路”和“经由心理学的道路”。阐明这两条新